



夜郎王国 传奇

王鸿儒·著

寻找**2000**年前
失落的华夏儿女……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夜郎王国传奇

王鸿儒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郎王国传奇/王鸿儒著.

—北京: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5078-2996-9

I.夜... II.王... III.夜郎—民族历史—史料—中国

IV.K2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00198号

夜郎王国传奇

著 者	王鸿儒
审 定	张金奎
责任编辑	刘 微
美术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、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
	邮编: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4.5
印 数	5000册
版 次	2010年4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0年4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2996-9/K·103
定 价	35.00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录

序篇 来自一个“自大”古国的回声 /2

两千年前，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方国雄起于中国的西南大地。她的历史鲜为人知，她的精神却家喻户晓。夜郎，这个以“自大”著称的王国真的“自大”吗？如果事实并非如此，那她缘何未能像北方的草原民族一样形成统一的跨地域的民族政权，并以势不可当之势问鼎中原？让我们透过“夜郎现象”后面的“坝子情结”，倾听那来自遥远古国的回声……

- 一、“夜郎自大”：蒲松龄的游戏笔墨 / 4
- 二、“夜郎最大”：司马迁的考察实录 / 6
- 三、“夜郎现象”：西南夷的“跷跷板”效应 / 9
- 四、“坝子情结”：夜郎国自我封闭的宿命 / 12

上部 夜郎国：六个世纪的雄起与衰落 /16

春秋中期，就在中原地区礼仪盛行之时，一个由西南民族创立的夜郎国悄然出现在云贵高原。在一代代的夜郎王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，夜郎国五度强盛。夜郎朵、武益纳、武堵土、多同弥……这些英雄君主的名字如同璀璨的金星，照耀着夜郎这片神圣的土地。这里有史诗般的战争，有凄美的爱情故事，有雄伟辉煌的可乐都城，还有失国的忧伤与复国的幸运。

第一章 “液那竹子孙”：从竹王出世到“天之子” /18

武焚支系中的焚阿蒙集团继续南迁，在金沙江南岸形成了竹王世系。传至第三代孙夜郎朵时，定居液那勾纪（滇东北境），建立了夜郎国。约在此前

后，成都平原洪水泛滥，笃慕（即杜宇）失国，率领部族，回迁洛尼山。笃慕娶三妻生六子。随着六祖分封，高原上形成了夜郎之外的大小小许多个首邦及方国，也同时爆发了邦与邦、国与国之间，以及夷人同土著濮人之间的激烈战争。夜郎国至郭鲁默时代，继与弭靡、武濮二部联姻后，又与武、乍二部融合，国力空前强盛，进入第一度强盛时代。

- 一、蜀国：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不茫然 / 19
- 二、竹王传说：夜郎民族的公共符号 / 27
- 三、夜郎朵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夜郎王 / 32

第二章 武益纳：横绝高原的一代雄主 / 36

笃慕回迁洛尼山后，娶三妻生六子，武益纳即其长子慕雅切第七代传人。这是一位“威武”、“刚强”，不安守现状的雄主。他作为夜郎国君长之一，不断地发动与四邻的战争，首先统一了各家支，接着便进攻漏卧，一连打了三年，不胜，转而向东进攻并灭掉了东濮与西濮，取得了拓土开疆的决定性胜利，大大扩展了夜郎国的版图。他在可乐建都，将可乐建成一座雄伟、辉煌，有着“九营十八卡”严密防卫系统的城市，使之成为西南夷有名的“四大城”之一；接着又制定并颁布了《夜郎君法规》二十条，加强了奴隶制统治，将夜郎国推进到第二度强盛阶段。

- 一、一打就得手：拓土开疆的英雄 / 37
- 二、可乐洛姆：全盛时代的都邑 / 41
- 三、《夜郎君法规》：武益纳的治国术 / 45

第三章 武堵土：夜郎人心中理想的贤君 / 50

武益纳作为夜郎国一代雄主，被拓土开疆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权力也异化了他的人性，他不仅变得偏狭、残暴，也更加贪婪、猜忌。在与漏卧交战受阻后，为了夺取兄弟武堵土的封国古诺，不惜设谋陷害。幸而武堵土识破阴谋，斩了来使，接着出兵可乐，俘获了武益纳。

武堵土令其闭门思过，并取而代之，做了夜郎王。在同漏卧的战争中，他与漏卧公主漏阿古由相爱而结婚，熄灭了两国之间的战火，而后将权力交还兄长，与妻子回到驻地，过着自由、宁静的生活。

一、反目成仇：洞察绝情兄长的奸计 / 51

二、捉放漏君：消解两国仇恨的情怀 / 54

三、放弃权力：并非功成身退的佳话 / 56

第四章 革故鼎新：从双峰对峙到二水合流 /60

夜郎国进入战国中期后，创立夜郎国的武焚支系，作为“前武”，由鄂鲁默继任君长。他吸取笃慕部进步的政治体制，兴起“武米”（帝王）制，进一步集中并扩大了君长的权力，与武漢所、弭靡两部联姻。迨逢六祖分支，鄂鲁默抓住这个机会，继续推行统战政策，与武、乍两部联姻。前武与后武，从一向双峰对峙的局面转而走向了二水合流。夜郎国力得以迅速恢复，由此跨进了第三度强盛的时代。

一、六祖分支：延续宗族的重大决策 / 61

二、鄂鲁默：在统战的旗帜下强盛 / 65

第五章 天下滔滔：乱世中的兴衰与浮沉 /70

战国末年，楚将庄跻溯沅水而上，灭且兰，降夜郎，入滇变俗称王。秦王扫六合，始皇帝一统天下，修筑五尺道，对夜郎地区进行了初步开发，可惜为时短暂。随着秦王朝的覆灭，云贵高原上重又陷入战国纷争的时代。至默遮索为君长，一本统战政策，改善与四邻的关系，夜郎国由此而复兴。汉使的一次出使南越，枸酱成了使汉朝与夜郎国亲密接触的媒介，夜郎国也从此载入中原王朝的史册。

一、庄跻入滇：失国的忧伤与幸运 / 71

二、五尺道：秦王朝的初步开发 / 76

三、默遮索：乱世中复兴国力的君长 / 80

四、枸酱：与汉朝亲密接触的媒介 / 82

第六章 开辟新天：夜郎国迎来第五度强盛 /86

汉使唐蒙受命通夜郎，时值竹王世系 24 代孙多同弥掌政。这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夜郎君长，他“开辟了新天，开创了大地”，审时度势，归附汉朝。南夷诸小邦纷起响应，汉武帝敕命修筑南夷道。不久夜郎参与平定南越的叛乱，为安定南疆作出了贡献，被汉武帝敕封为“夜郎王”，并授金印。从此迎来了南夷一百多年的安定局面，汉文化大量涌入夜郎，夜郎国也因此进入第五度强盛时期。

一、多同弥：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君长 / 87

二、南夷道：汉朝开发南夷的重大举措 / 91

三、赐印封王：弹性外交的胜利 / 96

第七章 夜郎国灭：穷兵黩武谱写的悲歌 /102

西汉末，皇帝昏庸无能，外戚当政专权，天下崩离，烽烟四起。夜郎王莫雅邪（兴）发动了与漏卧、句町的战争。汉朝急需保持西南民族的稳定，遂派使者前往夜郎劝其罢战。莫雅邪不听，朝廷复命陈立为牂牁太守，至且同亭诱杀了莫雅邪。莫雅邪岳父翁指不服，与王子邪苴隆（邪务）策动 22 邑兴兵反抗。夜郎联军在大胜之后被汉军围困，断水绝粮，联军内乱，翁指被杀，邪苴隆率残部逃往滇西。曾经雄强一世的大夜郎国，从此在中国地图上被轻轻抹去，只留下一个“夜郎自大”的成语，成为被强势文化嘲弄的笑柄……

一、汉变夷：西汉末年羁縻政策的衰败 / 103

二、南夷之战：句町封王引发的战争 / 108

三、莫雅邪：让夜郎国踏上不归路的末代王爷 / 110

四、啥弭：夜郎王族的最终去向 / 115

中 部 后夜郎时代：夷汉交融的绝唱 /118

夜郎国灭亡了，可生活在夜郎故地的人们还要继续过自己的日子、走

自己的路，在强大的主流文化面前，他们是否能够坚守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，是否可以汉文化的先进方面熟视无睹？从汉王朝到明清之际，夜郎人用一千多年的时间来扭转了自己的文化观念，终于完成了本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完美融合。

第八章 文化融合：夜郎故地的文化转型 /120

夜郎国灭后，在夜郎故地，中原王朝基本上沿袭“土流并治”的一国两制政策；直至明清之际改土归流，汉文化大量进入夜郎故地，夷、汉交融，方才实现了艰难的文化转型。在此过程中，如三国时代，诸葛亮率军南征，执行开明的民族政策，得到水西妥阿哲部的大力支持；所谓“七擒孟获”，不过是《三国演义》的搞笑版；此后爨氏政权崛起，两爨碑成为夷汉融合的历史见证；元明之际，这里涌现出奢节、奢卜及奢香等著名的女土司；而夜郎故地，更成为王阳明心学诞生的摇篮……在本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突过程中，这里不断回响着夜郎人爱国爱乡、崇尚自由、求真向善的绝唱……

一、边郡制：从“一国两制”到“改土归流” / 121

二、七擒孟获：《三国演义》的搞笑版 / 131

三、两爨碑：夷汉交融的历史见证 / 139

四、女土司：夜郎故地的水西女杰 / 146

五、龙场驿：王阳明心学创生的摇篮 / 151

第九章 夷汉同住：文化交往中的和谐发展 /156

汉文化对夜郎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，至今在赫章县可乐镇银子岩的摩崖石刻上，还留下了当年西汉王朝设平夷县时记述汉阳、平夷两县划界的事迹。以汉武帝开其端，终两汉之世始终奉行开明的和平内属政策，不仅有利于保护夜郎文化，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夜郎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。夜郎地区在两汉之际出现了舍人、盛览、尹珍等文化名人，正是汉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。而在夜郎故地的出土文物及民间流传的口碑中，更可看到这种巨大的文化交融及影响。这些都表明夜郎民族的确是一个能够开放吸纳异质文化的民族。

- 一、银子岩石刻：夜郎归汉的历史见证 / 157
- 二、以其故俗治：开明的和平内属政策 / 161
- 三、打开山门：吸纳异质文化的重大举措 / 163
- 四、盛览与尹珍：汉文化哺育的文化名人 / 167

下 部 青铜时代：一个遥远古国的文明遗存 /170

人类学者曾将人类文明的标志，概括为文字、金属器及城市三要素。但也有人认为，还应包括原始宗教祭祀场所，甚至国家组织形式等。不过，就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来看，一般都认为，在某个地域内的某个社会里，只要同时具备了上述要素中的2~3个，便可以确认该社会已进入文明时代。夜郎国不仅有长达数百年的国家形态，有城市，有祭祀场所，有青铜器甚至铁器的制造，其统治民族夷人早在五千年前就已创造了古夷文，凡文明所需要的诸种要素一个都不少。事实是，夜郎民族用勤劳的双手、智慧的头脑，在两千多年前，确曾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夜郎文明！

- 一、铜鼓：青铜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/ 172
- 二、祭祀：祖先崇拜与神巫之舞 / 177
- 三、符号化：从具象到抽象的审美形式 / 181
- 四、星好人聪明：天人感应与天文哲学 / 188
- 五、铜鼓与铜铎：夜郎文化与日本文化 / 194

尾声 敢为人先的夜郎人 /202

主要参考文献 /206



夜郎民族图腾崇拜和权力的象征——铜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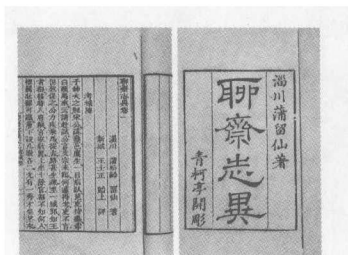
序 篇

来自一个“自大”古国的回声



两千年前，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方国雄起于中国的西南大地。她的历史鲜为人知，她的精神却家喻户晓。夜郎，这个以“自大”著称的王国真的“自大”吗？如果事实并非如此，那她缘何未能像北方的草原民族一样形成统一的跨地域的民族政权，并以势不可当之势问鼎中原？让我们透过“夜郎现象”后面的“坝子情结”，倾听那来自遥远古国的回声……

一、“夜郎自大”：蒲松龄的游戏笔墨



聊斋志异

两千年前，在云贵高原上，有一个由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夜郎国。

数百年后，汉武帝拓边开疆，夜郎归汉。

再逾百年，到了西汉成帝年间，由于夜郎与同为汉朝属国的漏卧、句町交战，不尊汉廷指令，遂至国灭。夜郎从此成为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、一个神秘的文化现象，留在了汉文献有限的记载里。她曾经一度辉煌的历史文化，如同经历了一场地震，转瞬间只留得无数残砖断瓦，被高原泥土层层覆盖。夜郎国，一个曾经生意盎然的文明，千百年来，也只存留在夜郎故地巫师们难以索解的传唱中……

但是夜郎国在历史的记忆中并未消失。

清朝康熙年间，在山东淄川（今淄博市）城郊八里许一个名叫蒲家庄的村子里，在一座乱石砌墙、茅草盖顶的农家住屋内，别号“柳泉居士”的蒲松龄先生坐在炕头上，呵着快要冻僵的双手，看着费时多年的《聊斋志异》即将杀青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打算写一个名曰《绛妃》的终篇，其中有一段是梦中应花神绛妃之约代拟的“讨封氏檄”。

一向以写妖狐神鬼为能事的蒲老先生，在这篇小说里竟弃其所长，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大写起民间称之为“四六骈文”的赋体诗。

什么原因？“抬文人之身分，成得意之文章”也。

想想也是，蒲老先生科场不顺，考了一辈子，临终前却还是一名贡生。所以他的小说里多有挖苦不会作文而飞黄腾达者，也有同情文章称雄海内而竟考不取八股者。皓首穷经，却不幸久困场屋，这叫他如何甘心？！

现在，蒲老先生在《聊斋》里已经发完了牢骚，自信的他，突然觉得该写一点别的什么。其实当初拟定《绛妃》这个题目时，他可能还是想要顺着原来写小说的路子，尽力刻画出一位花神的形象。可是一旦提起笔来，他的文思却被这篇“檄文”牢牢地牵走了，原来潜意识正驱使他，要在这篇檄文里一展才情。老先生于是“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”，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和事，便都一齐奔来笔底，其中便包括与这成语有关的故事：



蒲松龄画像

原来，自汉武帝派遣唐蒙通夜郎后，在夜郎境内设郡置县。后来为了专门对付北方的匈奴，遂“罢西夷”，而在南夷，则“独置南夷、夜郎两县一都尉”。公元前122年，由张骞通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不断受到匈奴的侵扰、阻隔，汉武帝接受张骞的建议，派王然于等人出汉中、越巴蜀、至滇国，拟经身毒（印度），寻找另一条通向西域的道路，这就是后来所称的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此行由于王然于等在滇西一带受阻而未果，返回时途经滇国及夜郎，“滇王与汉使者言曰：‘汉孰与我大？’及夜郎侯亦然”。

滇王也好，夜郎王也好，本来都是出于不了解外间情形才发出疑问的，不过当这场景出现在小说家蒲老先生眼前时，他亦无暇细想，便将这典故拉了进来，加上“自大”二字，信马由缰地写了下去：

……古有贤豪，乘而破者万里；世无高士，御以行者几人？驾炮车之狂云，遂以夜郎自大；恃贪狼之逆气，漫以河伯为尊。……

这显然是一场游戏笔墨。不过，蒲老先生这一逞才使气不打紧，“夜郎自大”之说竟不胫而走。至晚清光绪年间，曾朴在他的《孽海花》第二十四回里又让夜郎“自大”了一回：“饿虎思斗，夜郎自大，我国若不大张挞伐，一奋神威，靠着各国的空文劝阻，他哪里肯甘心就范呢？”白话小说流传面更广，“夜郎自大”终于演变为成语，不数年即收入《辞海》及各种词典，如今早已风靡华人世界。夜郎王被视为狂妄自大之徒，背上黑锅，似乎已成定局。



二、“夜郎最大”：司马迁的考察实录



滇四牛骑士贮贝器

然而，司马迁在他不朽的著作《史记》里，却分明记下了他青年时代考察西南夷时得出的结论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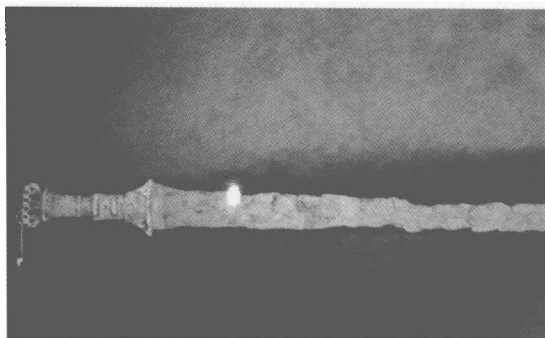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是小说家的游戏笔墨，一个是史学家亲身考察的实录，这就让人颇费思量：到底是夜郎王“自大”，还是夜郎国真大？其实，说夜郎王“自大”，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。原来古代交通不便，西南夷与中原王朝远隔千山万水，处于封闭状态中的滇王及夜郎王，并不是不愿意了解外面的世界，而如司马迁所说：“以道不通故，各自以为一州主，不知汉广大。”因此才有此一问。

夜郎国是两千多年前，由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方国。这个方国所据之地，即为今日中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。秦汉时期，这里生活着夷、濮、越、氏、羌及犍等民族，史称“西南夷”，分布在今贵州、云南、四川西部、南部及广西西北部。根据汉、彝文献的记载，这些民族早在商周之际，就已同中原王朝有了往来，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，即相继组成了牂牁、夜郎、滇、昆明、诸此、邛（qióng）、笮（zuó）等部族和酋邦，有的还建立了方国。至秦汉时代，更发展为数十、上百个酋邦及国家，形成西南夷中列国纷争的状态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有云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；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，滇最大；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，邛都最大；此皆椎结，耕田，有邑聚。其外，西自同师以东，北至叶榆，名为僇、昆明，皆编发，随畜迁徙，毋常处，毋君长，地方可数千里。自僇以东北，君长以什数，徙、笮都最大；自笮以东北，君长以什数，冉駹（máng）最大，其俗或土著，或移徙，在蜀之西。自冉駹以东北，君长以什数，白马最大。皆氏类也。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。”



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，西南夷不仅族国众多，民族情况也十分复杂。以族国论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均说过：“西南夷君长以百数”，这些众多的族国，至秦汉时代，有的已经历过长期立国的历史，如夜郎、滇等，有的还只是部落，大多数可能还是介于国家和部落之间的“酋邦”。其民族成分既有以农耕为主、定居的农业民族，也有以畜牧业为主、居无常处的游牧民族，还有耕、牧兼具的民族。以社会发展情况论，既有处在王、侯管理下的阶级社会，也有处在无君长统治的原始时代。其族属则有百濮、百越、百夷及氏羌族系，等等。习惯上西南夷又分为“西夷”和“南夷”，汉武帝时，南夷为唐蒙所通，包括夜郎、且兰、句町、漏卧、毋敛、牁、谈指等；西夷为司马相如所通，包括滇、僇、昆明、哀牢、邛都、徙、笮、冉駹等。后来汉朝在西南夷设立犍为、牂牁、越雋、益州、永昌等郡。南夷便指犍为、牂牁二郡；越雋、益州、永昌及短期内存在过的汶山、沈黎二郡均在西夷境内。

考古学者多年来在西南夷故地发掘出土的成果，证明早在旧、新石器时代，这里即已有人类在活动。云南元谋人、贵州黔西观音洞人等的旧石器文化，已有距今 170 万年或 18 ~ 24 万年以上的历史，表明这里不但是西南夷先民的故乡，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。而西南民族及他们所建立的古国，如牂牁国，曾向周天子进贡过丹砂，春秋时还曾参加过齐桓公在葵丘举行的“会盟”。据彝文献记载推算，夜郎、滇等立国都应 与巴、蜀等立国的时间相去不远。如夜郎国，早在公元前 625 年左右，即春秋中叶，就已由夷人武彘支系（即竹王世系）所创立，至西汉成帝年间（前 27）国灭，其间有长达六个世纪的历史。包括夜郎人在内的西南夷，在此期间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，在从部落—酋邦—国家的过渡过程中，他们不但形成了君、臣、师三位一体的国家政权结构，有军队，还有受夷人崇拜并扩散到濮、越民族中的竹王崇拜，有自源文字，有城市及宗教祭祀场所。通过冶炼金属，形成了发达的青铜文化，特别是云南晋宁石寨山、江川李家山，以及贵州赫章可乐、普安铜鼓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，包括铜鼓、带立虎的铜釜、虎牛铜案、饰战争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、金臂甲、铜俑灯、铜马车、铜柄铁剑、铜剑鞘、铜葫芦笙，以及云南祥云大波那出土的干栏式铜棺、广西西林出土的句町鎏金铜棺，等等。其铸造技术之高超，制作工艺之精美，都为世所公认，因之成为灿烂的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枝奇葩，亦为世界青铜文化所罕见。以发达的青铜文化所推动的西南夷文明，在秦汉之际达到了全盛，同时也推动了西



铜柄铁剑

南夷各方国的物质生产及精神生产，使其国力更加强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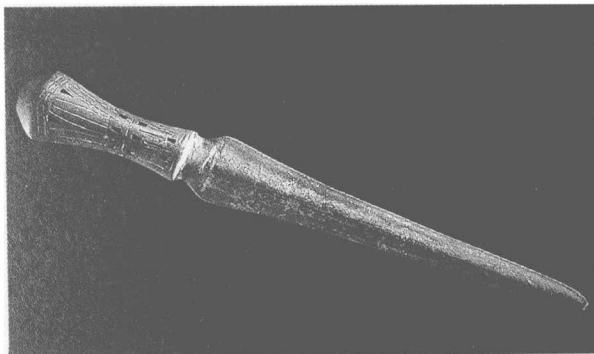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可以想见，夜郎国绝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仅有几间茅寮的蛮荒之地。这个西南夷“最大”的方国，根据彝文献《益那悲歌》记载，在历史上经历过五度强盛，不仅有强制

执行的法律法规，有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人员与部门，还有大量参与作战的军队。《史记》中记唐蒙上书，称夜郎精兵，“可得十余万”，绝非妄言。据《夜郎史传》的传述：武益纳攻下可乐后，即将这里建设成为一座“大城”，城外有“九营十八卡”的防卫系统，城内有九重宫殿，楼高入云，门扇上雕鸟刻虎，楼上悬挂金灯。可乐与当时的成都、晋宁、大理同时号称“四大城”，成为夜郎国的中心。可乐的将军山，传说中是夜郎国的点将台。政权、都邑、军队，这一切都是构成国家机器的要素。可以说，夜郎国至武益纳时代，在向东方不断扩张的战争中，就已奠定了大夜郎国的基础。

夜郎之大，留给夜郎民族的记忆也是刻骨铭心而又真切动人的。当地人的“丧葬歌”里唱道：“……大田大地我们的，大山大岭我们的，东南西北我们的。大场大坝随便走，大冲大凹随便行，天宽地宽由你走，四面八方任你行……”而在关于夜郎国的民间传说里，甚至还有这样的讲述：骑手骑着骏马跑了一百天，骏马累死了，也还未跑到夜郎国的尽头。这里当然免不了夸张，但是在这夸张手法的后面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夜郎人疆域辽阔、国力强盛的心理基础，不是夜郎国“最大”所留给夜郎民族的集体记忆吗？

由此可见，夜郎并非“自大”，而是真大。

由此又可见，以夜郎及滇国为代表的西南夷，其文明的发展确已达到一定的高度，并且具有不同于周边文化的特点。



蛇头茎首铜剑